

Omen 2021

by Cleo Adler


In the twilight
a pink afterglow hovers over
the tide as it rises. Its summoner,
the waxing moon, soon turns
and gently pushes this world,
whether it wills or not,
to the threshold of another year.

Cordons, billows, fences,
all cut out for setting us
apart from the wilderness.
Anything in the shape of a line,
be it an orbit, a blindfold,
can cast a shaky shadow
we dare not trespass.

Two boars tread on a deserted shore
in between the edges.
Tails wagging, their feet brushing against the sand.
That year is their turn.
An act opens and leads to its own closure.
The by-gones have found their place,
a bigger share falls on those that stay.

The bypassers watch, agape,
as if we, not they, dwell here.
A circle is drawn,
only to find its head the tail—
the first to come, the last to be joined.
A slaughterer never sees his subjects
for he must first make them himself.





As they march on, an ivory staircase
unfolds at their back, layer piling on layer,
towards more bloodshed, or less.
A vision telling of deceit, or revelation.
A small procession for fellows felled, or
the last chance to return
before dusk.

抵抗的抒情詩的現狀：抵抗對象的喪失與回復

文 中村不二夫（日本） 譯 陳卓姿

1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本想先談一談抗爭對象，但我也清楚詩人到底在反抗甚麼。可以得知的是，詩人在戰爭時期遭受了無法反抗極權主義的創傷，因此決心不再參與戰爭，並終止愛國詩的創作。但是，這種想法早已變得空洞，詩人對於抗爭一事只剩下迴避的態度，不再敢於挑戰。鮎川信夫對於《原子塵詩集》發表了這樣的看法：「對於那些已經將政治抗爭公式化的詩人，（中略）這種現象是與大戰前夕曾將許多詩人捲入困境之中的心理擬制極度相似的東西。」（〈《原子塵詩集》論戰的背景〉，1955年），並在詩人對社會現象缺乏關心一事上敲過警鐘。但是這個問題僅被遺留到波斯灣戰爭、九一一恐怖襲擊，或是三一一大地震主題的詩作中討論。若根據鮎川的詩論，那些詩並不是為了抗爭而寫，而僅可看作是對現象的追認或贊同。換而言之，如果我們向詩人尋求的不是「他們寫了甚麼」，而是「他們如何書寫」，並將其視為一切的答案，便不能發揮以史為鑑的效果，對未來作出警醒。

戰前的精英官僚以天皇軍隊的名義企圖向海外擴張，他們精心策劃了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略。由於篇幅所限，我將省略這方面的內容，但無可否認，數以億計的日本國民被殘酷無情的英美等國的言語所煽動而參加了戰爭，這是個沉重的事實。連學生們也在1943年10月21日加入「學徒出陣」計劃，出發前往戰場。全體日本人都被愛國心所驅使，全面配合國家的陰謀行動。我們應該意識到被

皇國的言論一致地唆使的局面有多可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鮎川的問題意識在於人們對自己在最終局面應該具備的態度感到灰心，也就是說，他們面臨著理智崩壞和言語變得無力的現實。

與此相對，現任內閣因為官僚力量正在弱化而擺出反民主的態度，但是這個姿態極端反智且粗暴。不斷用喇叭向人們詳細解釋的街頭宣傳也只是虛有其表，無法傳達言語的真相。另一方面，我甚至在想如果語言的力量弱成這個樣子，是不是連引導國民發動戰爭都做不到了。

更甚者，安倍政府當初揚言擺脫日本戰後體制的呼聲也不知道去哪了，日本政府不知不覺間勾結上特朗普政權，不斷購買美國的武器裝備，日復一日對美國越加依賴。只有金融經濟能保障當前的政權了。日本股價在野田政權末期一度跌至8,000日元的低位，但現在已經回升至約23,000日元。大企業拜日元貶值所賜累積了留存利潤，同時日本的土地價格卻下跌了，很多土地被中國企業等所收購。我內侄女的丈夫是美國人，來往日本與美國工作。他對我說過，他很高興東京的租金只有紐約一半左右。但是，股票價格上漲只對富人帶來了好處，貧富差距擴大、黑心企業橫行、老年人死於窮困等等已經成為日常。打著新自由主義的名號，政治在一個對他人缺乏關懷的社會中越來越專門化。詩人一味專注寫詩，對這些深刻的社會問題卻不予關心，日以繼日大量生產毫無特色的現代主義詩歌，以及日常抒情詩。詩人若將不寫愛國詩的意義理解成只需旁觀社會事件便好，則是大錯特錯。然而，現在的詩人說不定連反抗的象徵都不放在眼裏。

我雖已年逾七十，但仍未退休，繼續上班賺取工資。在工作中，我有機會結識不同行業的人士。他們大部分是在企業工作的上班族，但也有一小部分專業人士，例如國會議員、律師、會計師、醫生以及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等。他們可以說是站在貨幣經濟的頂點，從安倍經濟學受益的一批人。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知曉我的詩人身份，我跟他們至今只有商業上的來往，從未有私人方面的交談，今後我也不打算向他們聊及我自身。但是，當我寫到這裏，試著重新觀察他們的心理時，我發現他們的言談中完全沒有「應該保障詩人去抗爭的國家或人士」這種抽象的概念。他們以實用主義劃分一切事物，公司、個體對他們來說沒有分別，都以賺取經濟利益作為唯一的使命。雖然不食人間煙火的詩人也不好，但不得不說，連這個境界也不放在眼中的人更加糟糕。他們要成為業界的專家，本來不就應該以哲學和文學支撐他們的思想嗎？他們的思想中正正缺少這兩者的蹤跡，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場嚴重的危機。

不久之前，直到昭和時代結束，文學仍然能參與我們的對話，談話中甚至產生了令我們意想不到的，真真正正的哲學思考。其中一人是註冊會計師，他掏出自己全部積蓄，在市中心的黃金地段開了一家書店。他還曾夢想開一家文具店，可惜這個夢想夭折了。我與這名會計師私下關係也變得很好，他知道我新出版的詩集賣不出去，但仍願意在他的書店上架拙作。他還當過幾家知名銀行的監察人，所以他並非「離地」，而是踏實地基於自己的事業成就，將經營書店及開設文具店寫進個人計劃。然而，現在周圍已經見不到會有這種念頭的經濟人了。人們只對存錢投資、利益滾雪球的金錢遊戲有興趣。平成時代奪去了人類的浪漫，將不能返還為貨幣價值的思想和文學要素統統捨棄掉。詩人明知道搞文學賺不了錢，但還是堅持下去了，稱之為「和尚的極致」也不為過。也因此，詩人雖然能夠堂堂正正地反抗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但是下筆時一直找不到抵抗的對象。

多數人都會將現代詩跟晦澀難懂劃上等號，因此當詩人在現實社會中談詩，對方也只會覺得他在說奇怪的異國語言。由此，詩人在日常中必然會被孤立，最後只能在詩人之間溝通。詩的用字也逐漸脫離現實，像是在記錄「詩學研究的實驗成果」一

般的詩集被量產，甚至成為候選得獎詩集。這其中根本沒有「抗爭」一類詞立足的餘地。

這不就是因為詩人無法確認抗爭的語言，其確切的表達形式嗎？即使如此，若他們仍然選擇去寫詩，比起想做出甚麼實際成果，倒不如說是為了一直以來所堅持的事物的自尊心而已。簡單而言，戰後石原吉郎被關押在蘇聯集中營的經歷、鮎川信夫對戰爭的體會、谷川雁對革命的渴求、辻井喬提出的在經濟高速發展下，經商與寫詩的二律背反，諸如此類經驗，都可見抗爭的藍圖。谷川的情況，更可視為對「不可能」的一次挑戰，革命的夢想已經化為詩人的內在精神。可惜的是，現在已經找不到像這樣具時代意義的抗爭物了。

3

詩人所抵抗之物已經消失很久了。最極端的情況是官僚答辯的「白飯論法」（按：日本政客一種轉移話題焦點，企圖瞞天過海的話術）成為一種常態。部分官員為了顯擺大正時代的教養文化而濫用漢語古文文句的表現也很令人頭痛，但像禰（按：日本傳說中一種四不像的妖怪，因藏於烏雲後方，難以得知其真實面目）一樣令人不得要領的答辯更加離譜。是不是像話劇一樣，一轉場，最好的頭腦就退化成了最差的頭腦？現代的政治可笑得像童話世界一樣，老奸巨滑的狐狸跟貉上演爾虞我詐的戲碼。

現在就是這樣的時代，有權力的人企圖向事物隱藏自身才能，以此作為高度的戰略。最近幾年，不少彷彿在召喚昔日亡靈的法案被多數派強行通過，但這與戰前的極權主義實際上似是而非。在諧星表演般滑稽可笑的答辯背後，即使暗藏重新武裝的企圖，以及無論何時都在防備戰爭的恐懼，但是官僚的話語並不具足夠的威懾力，能夠引導國民參與戰爭。最多也只是像麻生太郎一樣在納粹政權修訂威瑪憲法的手段上打壞主意，如同模仿藝人的程度而已。儘管如此，官僚們為甚麼還要重複「白飯論法」這種幼稚的言語行為呢？以前日本流行一種說法：即使政治是二流的，但我們有一流的官員，因此國家十分安寧。但仔細想想，戰前的日本以東條英機那幫高官為中心，他們太想出人頭地，甚至為此犧牲國民的性命，毀掉了國家，這種不負責任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官員一流」的說法顯然只是錯覺，他們不過是剛好碰上時勢才發了跡。若以

佐川宣壽這位靠「白飯論法」一舉成名的長官來打比方，自然能夠得出同樣的結論。我們可以允許國家僅以一流大學畢業為條件，冒著誘發戰爭的風險將管理國家的任務交給這些官員嗎？話雖如此，將這個重任交給從普通大學畢業的人更加危險。原因是滿足於普通大學學歷的人多數不會拚命學習以求突破入學考試的難關。考慮到這一點，我覺得有必要每年佈置一些考核，持續檢測這群人是否具有適合擔任官職的能力，而不是說通過了大學畢業的精英考試就能一勞永逸。今時今日的相撲比賽中，大關階級的相撲力士被攻下城池也是常見不過的事，力量不夠的選手當然會被降級。因此，只有擁有覺悟，會永不休止地學習的人，才是管理國家的合適人選。

所以，詩人到底在反抗甚麼？若沒有抗爭的對象，就這樣空洞地抵抗著，詩自然會淪為文字遊戲。以藤富保男為例，這位詩人身處體制外的特殊位置，他寫出了以下的文字：「欺騙、愚弄以及避重就輕，對寫詩的人來說是最重要的職責。不能光明正大地表現虛偽以及欺瞞他人的人，就跟患有鼻炎的狗一樣可悲。」（《一發》，1995年，矢立出版）

在藤富保男的時代，權力這一反抗對象仍然對詩人可見。因此，詩人可以用言語諷刺強權。但是，藤富的論點現在已被偷天換日，成為官員們的「白飯論法」詭辯。他們甚至能理直氣壯地引用藤富的言論。正是現任內閣任命了這幫易被權力擺弄的官員，尤其安倍首相要負上很大的責任。經濟變動跟著內閣跑，媒體「忖度」（按：義同揣測，於2017年成為日本年度流行語，諷刺日本政界的不良風氣）權力的意志，在野黨放棄奪取政權，日本人曾擁有的智慧根基如今盡數崩塌。只有詩人不曾受到波及，也只有詩人的語言文字能夠阻止智慧退化。這是因為詩人不受任何權力管束，也不必向體制奉承、尋求政治分肥。只有詩人擁有與權力對峙的力量，但他們竟然沒有打算使用這件最有力的武器。儘管日本法律保障言論自由，詩人們還是沒有嘗試去對抗權力。即使敵人像鴿一樣捉摸不定，詩人也不應掉以輕心，而是立即開始為抗爭做準備才是。

僅靠上文內容，仍然不足以回應四元康祐先生編撰「抵抗抒情」香港專輯的初衷。在四元先生的介紹下，我饒有興致地閱讀了山內功一郎的《米高·帕默：尋找另一種視象》（*Michael Palmer: Searching for an Alternative Vision*，2015年，思潮社）。這本書確實在設想抗爭詩的同時建構了結實的理論，能

夠抵受鮎川嚴苛的質問，並且解答「反戰詩是否愛國詩的反面」這一疑惑。這本書無疑能打破日本抗爭詩僵化、死板的格局。要立刻創作抗爭詩當然還很困難，但是如果著手創作，我們只能跟隨帕默這位詩人所暗示的語言的方向前進。帕默基於自身的越戰經歷出版了抗爭詩集《圓門》（*The Circular Gates*）。山內功一郎對這本書有以下的說法：「比起高喊反戰，更應揭露『欺瞞的困境與虛偽的言語』的真實情況——那總歸是他作為詩人所採用的方法。」（頁57）「不要通過『語言的運用』去掩蓋事實，反而要嘗試將其揭發。換言之，這是反將一軍的一招，正好利用不穩且危險的語言來暴露當權者巧妙地隱藏起來的事實。」（頁60）

我本該以此為起點開始論證，但我無論如何都不能縱容圍繞在我身邊的語言上的貧乏，急欲追尋真相，為此用盡了篇幅。詩人不可甘於不作抵抗，也不能容許自己一旦缺乏抗爭的媒介便對現狀袖手旁觀。我們必須通過帕默的抗爭詩論說，學習如何重新創造出抗爭對象。我希望透過確認這一點來收結全文。▼



24.03.2021

(讀))
(((音)



攝影：杜錦榮

深宵的火車站

彭依仁

(讀))
(((音)

1.

小販擺賣的聲音
早已被遺忘了，而深夜
仍不過是個回聲
車站外仍然坐滿水貨拆家
廢棄的紙箱，堆疊
在單車停泊處的間隙
疏落的人影，抽起一頓香煙
等到汽車來接她，就撒下
便利店買來的哆嗦

我等妳姍姍的抵達
趁尾班列車未到
像一個旅行家似的
踟躕於路燈下幽暗而喧鬧的
人行道上，盯著手機
屏幕，像一隻烏鴉發呆
光的樹枝
探向未可知的維度
不知道，黑夜寫上了甚麼詩行

2.

黑色的碎石上壓著
兩對刀鋒外露的幹綫
一列火車不再奔馳
人聲撲向疲乏的燈火，從市中心
下班的勞累在此墜落。
八達通，未曾以這種方式宣告
歸家的時刻——
凌晨一點

不再有回程列車
也不再有了過境列車
歸家者眼望銀河，過境客焦灼地
尋找通宵小巴，想盡辦法
提取足夠零錢並攜走生活所需
回家——只有我們才會稱呼這裏是
家，它晦暗、醜陋、貧瘠
缺乏繁華都市的氣象

3.

燈光，隔著欄杆從屋邨走廊
流淌到路上，無所不在
小販隨木頭車鑽入屋邨的死角
食環職員站在橋頭上監視
食客們顧盼手中零錢，回望
巴士站前空蕩蕩的馬路
抽起一串烤肉或者豬骨粥
一頓寒暄變成了告別

來自屠房的員工專車停在路邊
司機躲在擋風玻璃下瞌睡
「如果，我們不用上班」
念頭閃過、消逝。在他身後
一輛貨車靠近便利店停下
另一個司機忙於送貨，他睜眼
看見兩三人影抽煙步下階梯
閒聊昨日發生的事情

4.

白晝很短暫，黑夜很漫長
一切都靜默了，但變得無比清晰
連熟悉的路線也耐人尋味
車站的欄杆背後，總潛藏著一堆秘密
夾竹桃樹抖動可疑的花萼
白千層的表皮不斷腐爛卻沒有死亡
驕地，一段清脆的嗓音
喚醒我們，那是一頭流浪貓
透過腳步認出了我們
她守候在我們身後，然後走進花叢中
像一個保安員回到崗位
確認我們安全就隱身而退

2020年9月

